

第十九回 深心憐燕侶密贈盤纏 援手仗蘭交託馳緘札

詞曰：

夜奔偏遇盜行兇，阻歸帆，計成空。襤褸累囚，誰訴難窮途。默念長流人去遠，千里外，橐愁空。地分霄壤不相同，面稀逢，夢常通。記得先時，磋切雪窗中。極目關山思救援，勞俠客，一緘封。

右調《江城子》

卻說綠筠知雲娥出首，幸得風流太守代為減罪，祇配北軍，遂修一緘，並具白金二百兩，共封一包，祇叫家婢俟生起身之時，密貽於生。恰好雲娥歸家，強顏見了曾夫人，被曾夫人痛罵一場，祇得吞聲忍淚。見了綠筠，不勝懊悔，綠筠為慰藉，仍將自己要致書贈行之情詳說一遍。正擬議間，忽為夫人傳喚而陳晚飯。雲娥、愛月無心喫飯，綠筠祇得自去喫了。

大家正喫飯時，有二家婢進來道：“黃公子在外，要來拜別曾夫人，要求曾夫人一見。”曾夫人道：“我亦何顏相見？請公子退步。”吳夫人道：“年伯母差矣。事已至此，便是曾門佳婿，正宜一見，勉之矢志前驅，無忘舊好。難道周家到此尚有言說！且全未受聘，彼亦無詞生波，何故卻之？”曾夫人聽了吳夫人之言，亦覺有理，遂起身帶家婢出到廳前見生。對生道：“年少書生，浪蕩不軌，殊可羞人。但事已至此，公子正宜矢志前驅，恢宏大業，老身仍留東床，待君坦腹。”生云：“晚生癡情狂妄，開罪高明。得蒙老夫人容恕前愆，仍念舊好，晚生銘入五內，終久不諼。”曾夫人又道：“雖是如此說，但公子今日罹難，難道令尊翁老人大都無門人故友，可以代為解圍者乎？何不修書達之？”生聞言，便對曾夫人道：“懵懂思未及此，倘非夫人指示，晚生幾至忘懷。早歲有友人，復姓歐陽者，名穎，與婿頗稱莫逆，現在京中，官居內翰。莫若具書道達苦情，諒渠必能排難。”曾夫人答道：“好極。”遂命家婢取出文房四寶，付生修書。

適綠筠亦在廳喫飯，聞曾夫人外堂見生，早已同吳夫人站在屏風後詳聞其事。遂跑到紅螭閣，將生與曾夫人問答之言詳述了一遍。且道：“公子尚在修書，姐姐莫若遣月妹將小妹所封書及白金一緘，乘間貽之，豈不是好？”雲娥遂將包封銀子付與愛月，仍一面同綠筠步出外廳，站在屏風之後偷覷。

須臾，生寫書畢，復對曾夫人道：“書已封畢，無人可往，奈何？”夫人未及答，恰好愛月在旁，乃說道：“可惜昨日紫墨嶼舟人不在此間，彼甚負俠，有託斷然無疑。”生聽了，不勝歡喜。乃道：“必須此人前去方好，剛纔已同我來門首。”生遂出去招人。半欲寄書緣由對慕荊說了。慕荊道：“今日恨不得插翅代公子效勞，何況北行一事。小弟去也。”曾夫人見慕荊如此說，即命愛月取白金十數兩，付與慕荊為盤纏。慕荊乃別曾夫人、黃生而去。

是夜，曾夫人知生明日起解，不忍相離，直挨一夜無眠。次早差押登程，夫人出來相別。生不得已，同押差而去不題。

卻說司墨白堂供救生之後，不敢回家，恐尚書重處，遂奔廣教寺投宿。見一僧僮在門下，方在掃地。見司墨來得慌忙，便問道：“兄長仙鄉何處，高姓大名，甚事著忙到此？”司墨道：“小弟城中人，姓周。”說猶未畢，那僧僮便接口道：“兄長既係城中，曾識我嘉興黃公子否？”司墨見問，益加倉皇，忙答道：“小弟略識此人，不知師兄問彼何事？”僧僮道：“實不相瞞，黃公子原是敝主公。小弟在家，原名墨奴，祇為跟公子來此拜訪友人，不知何意，將小弟寄在本寺。弟亦嘗到城探問，竟無人有識者，所以一遇城中人，每每問及。不知足下何以相識？”司墨道：“小弟倘非為黃公子，今日何為到此？”僧僮道：“卻是為何？”司墨遂將生前情及私奔受屈，幸得改配北軍之事一一說了，且說：“弟恐歸家被責，無路可逃，奈何，奈何？”墨奴聽了，大哭起來，向司墨深深一揖道：“今日若非足下救我公子，我主僕斷無相見之期矣。今足下擬欲奔逃，弟有一處可投。家公子在家時有一位知己，復姓歐陽，同窗讀書，皆是小弟服侍。前進城探公子消息，聞歐陽相公已中了進士，現為翰林。莫若同小弟往京，投其門下，諒彼決然收留。且公子現今發配北軍，途中或得相遇，亦未可知。至於一路盤纏，前日公子付有十餘金在弟身邊，可無虞也。”司墨道：“這等更妙。”說畢，墨奴遂邀司墨入見長老，祇以生來招為詞，即在寺中宿歇。次早，二人遂辭了寺中眾人，向北而去不題。正是：

閑忙不問榮枯事，萬里前程且共行。